

壬申初春 中正紀念堂

走出音樂廳，我的心還飛翔在大詔悠揚的樂音裏，卻忽然聽妳驚喜地叫了出來：「哇！好多星星哦！」

我抬起頭，看到的卻只是妳興奮的臉龐和比星光更燦爛的雙眼。一股澎湃的感動霎時間全湧上心頭——那感覺，就像是又回到了從前。妳還是我所知道的妳，我也沒有改變。

記不清有多久不曾見到妳這樣天真的笑了，暖暖亮亮的，不染一絲塵埃。星光刻劃出來的妳的側影裏，有多年前那個爽朗的綠島女孩，那個我時時想念著的小女孩。

為什麼我們都要去追尋一些或許什麼也不是的夢想呢？日子是不是可以就這樣過，簡簡單單，有好山好水好風好日，和妳愛的星，我愛的海。真的害怕妳傷心，怕妳淡淡笑著卻離我好遠的表情。

可是我知道妳還是要走，正如我知道我也不會停留。

妳神采飛揚地告訴我那些星加起來叫作獵戶座，我卻什麼也沒聽進去——對我而言，星星只是星星。她們很美，但，重要的，是妳。

'92仲夏 墾丁

第一次邂逅天蠍座，是在南臺灣的夜空。

和她並肩躺在如水的夜涼中，彼此間卻隔著一道沒有鵲橋的銀河。

人有時會落入一種失去重力的狀態——你知道你活著，同時你也懷疑你活著。找不到自己的心在那裏，愛，更彷彿是在許久以前就已經用完了。周圍的一切看起來很近又很遠，於是你逐漸習慣於在人群中走得形單影隻，而且不知道怎麼多留一些心給你覺得「該」用心的人。

存在是不是就可以稱為活著？

我要的不只是生活，我要的是生命！

她說，喜歡天蠍座的男孩。我的心，卻失落在遠遠的宇宙那頭了。只隱約覺得天蠍座美麗得令我害怕——尤其是血紅的心大星，用她毫不容情的美麗逼視著我。

只有真的才會是真的。

可是，夜風暖得令我什麼也不願去想。逃避地轉頭望向天頂的天鷹天琴，想像著牛郎織女在七夕仍會越過16光年的時空相會……

癸酉年 臺北

他，只是午夜裏一個低沉的聲音和M42。

一直告訴自己是懂我的——其實那低沉的聲音是我自己，他對我的瞭解也不會比M42多。

但，人終究是脆弱的動物，所以一個一個的長夜裏，我還是把心一點一點地交给了他。兩個人從一顆椰子的感動談到人類將何去何從，從幼稚園的糗事扯到永遠到底會有多遠。暢談著，任星子升了又落……

漫漫的夜色換作微醺，我想我交到了一個朋友。

命運有時是很喜歡和人開玩笑的。託他照顧她，他卻和她一起遠了，而且在我必須決定離開時，告訴我他會難過，會想念我嘆氣的聲音。我笑笑，化作一道不再起的風。

我自己都以為我不在乎，但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荒誕和可笑。

而那張他攝於阿里山頂的M42，沉沉地躺在厚厚的相簿中不願被翻開的一頁——如對他的記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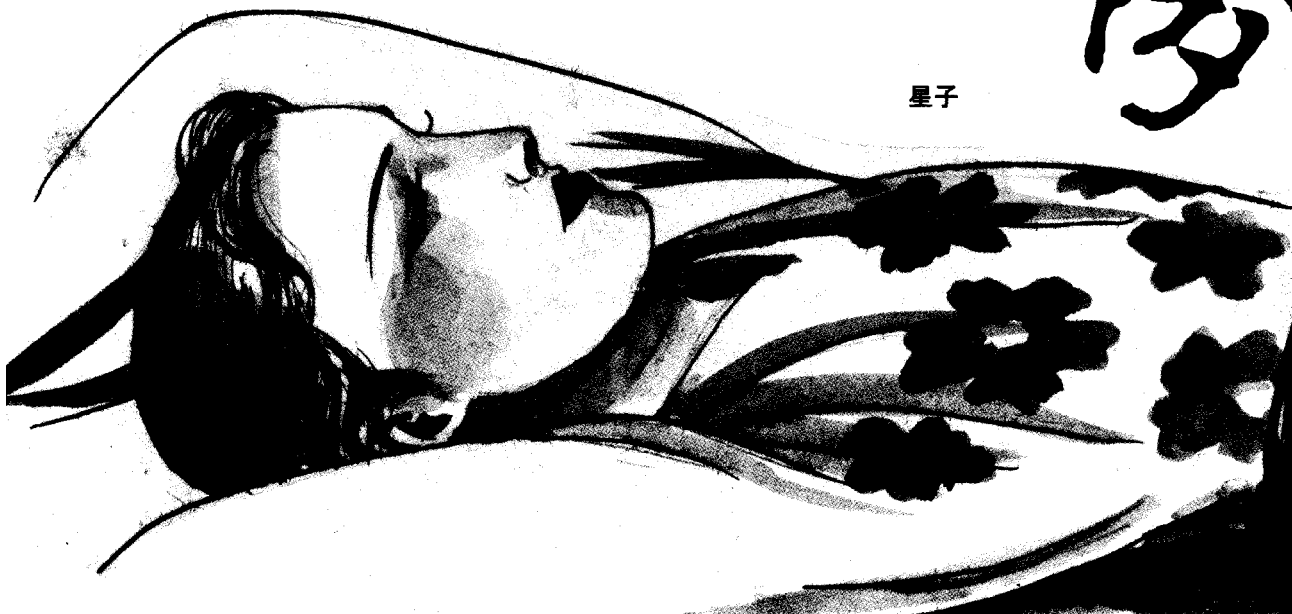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天 雨中

好黑，好冷，好大的雨。

妳說妳決定要消失了，因為理智和情感都同意妳不該存在；因為妳太愛這個世界，所以妳害怕自己去從事瘋狂的破壞。這真是一團荒謬卻又令我無法否認的邏輯，所以我只能無措地任妳的淚一直掉 一直掉……

夢

星子



和你圍著同一條圍巾，我感覺到那一端傳遞過來的寒意。我不說話，甚至不嘆口氣或握住你的手。我的頭腦是一團黑暗，我的心是一片僵冷，而雨在你的臉上 一直掉 一直掉 ……

好像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，甚至似乎有那麼有點期待著這麼一天。可能在我的心底，你一直是顆流星，總是形單影隻地在廣袤的黑暗中掙扎著前行，說不上那天就會應了地球重力的召喚，在痛苦的焚燒中消失。而我瞭解你嗎？我能看到的其實只像別人一樣是那最後瞬間的光芒——毀滅，有人卻稱它是種美麗。於是，不想留你，只木然地看著你的淚 一直掉 一直掉 ……

那一個沒有星的長夜，你死了。

### 同一個深冬 梨山

「這個世界是很冷的，人們需要相互取暖。」你的大眼睛流露著真摯。

「你看過刺蝟相互取暖嗎？」你飄忽的眼裏閃過的是——一絲詭譎的光芒。

那一個冬天，在梨山，他們燒起一堆很冷的火。火旁，圍著四隻沉默的刺蝟。

火光在四張仰望星空的臉龐上舞著迷離的暗影。你的眼中不再有星的光采，卻是個自己也不知道盡頭在那兒的黑洞；而他，張開手掌，告訴自己至少還抓住了滿掬的星輝。

人跟人之間究竟是什麼呢？我們愛過、在乎過的，是我們真正愛過、在乎過，還是我們自以為我們愛過、在乎過？甚至只是我們希望自己曾愛過、在乎過？

幾顆在宇宙中毫無關係的恆星，從地球的角度望過去，我們常愛把它們視為一個均勻和諧的星座。

至少至少，那一晚的星空是很美的。

### 今夜 椰林大道

兩個人，一隻花貓，一輛腳踏車，擱淺在星光點點的椰風裏。

啜著夜色談起過往，談起那些走進我們的生命又走遠的人，心還是會痛。但看見你強忍著的淚，我仍試著用我冰冷的手給你一點溫暖。

你說，希望有一天變得沒有感覺，而且沒有感覺到沒有感覺自己沒有感覺，好利用剩下的部分全心全意地活著自己。我卻選擇了一種可笑的執著，為記得我曾深深用心活過，寧願思潮把我淹沒，也不要航行在沒有風的死海中。

多少事情發生了，又消逝了。這許多的日子，只編就傷心一片。

而，星子依舊，像我倆初識時一樣。它們不叫獵戶座金牛座御夫座或雙子座，它們甚至也不叫星星，它們只是它們，因存在而存在著。我們的故事我們的夢想都與它無關，它只行它的核融合。

可是人類就是這種種天真的動物。但，又何妨？

我知道，慧黠如你一定很清楚這一點。那，相信你也可以瞭解我對憂鬱那傻傻的執著。

還是你先振作起來，用你燦爛的笑鼓勵我。於是，思緒似乎也逐漸被椰風淘洗得清澄、靜定……

在星光下，打個鉤——我們都要努力讓自己過得好，也要努力讓所有生命都過得好。

### 一個新的春天 雪山

十年後的阿帕拉契山，我不知道有多少把握——可能我也成了一顆流星，可能宇宙的膨脹使我們在時空中距離愈來愈遠。

不過，春假的雪山，我等著。記得我們要生一堆漂亮的營火，還有你要教我的北河二 與 北河三 ……

# 翰

